

第一章 神仙教釀酒

「夏爺爺，您快來瞅瞅，是不是成了？」

說話的是一名十五、六歲的姑娘，她穿著一件對襟繡藕花上衫，下身是淺青色長裙，為了方便做事，下襠處打了個花結，如此一來行動自如，也不怕踩到裙襠而跌倒，壞了手上的活。

她裙下還穿了一條長褲，即便露了小腿肚也不見皮肉，是一般人家在幹重活時的裝扮。

其實不管她穿什麼都一樣，無傷大雅，因為偌大的釀酒坊裡就一老一少兩個人，看似祖孫的模樣。

老者一頭花白的頭髮，背有點駝，從外表看來有六、七十歲了，但身子骨十分健朗，走起路來虎虎生風，一點也不輸年輕小伙子，兩手一抱便能抱起裝滿酒的百來斤大酒缸。

「不急，我瞅瞅。釀酒是一門學問，急不得，要有耐心，一步一步按步就班，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……」老者背著手不疾不徐地走著，走得有點慢。

他對著封缸的紅泥敲下一塊碎泥，腰往前一彎，細聞著酒缸裡滲出來的酒氣。一息、二息、三息過後，他像是不滿意般微擰起滿是皺紋的眉頭，而後清鑠的雙瞳才透出一絲勉強過關的笑意，好似覺得差強人意，還可以再好，放上十年必是佳釀。

「夏爺爺，您不要吊我胃口，我都快急死了，您快告訴我怎麼樣，成還是不成？」這是她第一次釀的酒，也是最後起封的酒，她惦念了三年，不想功敗垂成。糯米封缸酒是以精挑細選過的糯米為原料，汲取「玉乳泉」之水，添加酒藥，待糖化發酵，在釀造中糖分達到最高峰時兌入烈性的小米麴酒，之後立即密封缸口，故為封缸酒。

經一段時日後去掉雜質，瀝淨，抽取六成左右的清液再行壓榨，之後再度封缸，需歷經三載寒暑方可開缸取用。

換言之，他倆等這缸酒足足等三年了，難怪女子迫不及待，想早點看見自己釀造的成果。

「嗯，嗯，酒液呈紅棕色，酒體質醇豐厚，酒香馥郁芬芳，入口鮮甜突出，風味獨樹一格……不愧為『天下佳酒』。」酒一入喉，老者臉上流露出陶然的神色。女子面露喜色，一雙水汪汪大眼眯成一條線，「夏爺爺，我的封缸酒釀成了是吧？」

「嗯。」老者一點頭。

她鬆了一口氣。「太好了，我頭回親手釀酒，心裡忐忑不已，唯恐生疏的手法把酒釀壞了。」

「呵……妳是我夏家子孫，天生是釀酒好手，怎麼會釀不出好酒。」可惜生出不孝子，壞了百年好名聲。

「啊？夏爺爺您說什麼？」誰家的子孫？她沒聽清楚。

老者撫鬚呵呵直笑，不發一語，看著她的眼神十分慈祥。

「這缸酒釀好了，夏爺爺要再教我釀什麼酒？」她釀出興趣了，沉浸在米香、酒

香之中能令人渾然忘我，把所有不愉快的事拋之腦後，不復想起。

老者雙眼一柔，揉揉她挽著少女髮髻的頭。「還不想回去嗎？」

一提到回去，女子面皮上浮著憂色和抗拒。「回去幹什麼，讓人再害死一回嗎？」原本空曠無人的酒窖在女子情緒翻轉後，成排的酒缸不見了，濃郁的酒香也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霧氣，能見度約三尺左右，越來越濃的白霧在兩人身側環繞，久久不散。

「妳本來就不該來此，是我不忍心妳一抹孤魂在陽世間飄遊，因此才牽引妳到我的仙居。」唉！這孩子也可憐，一輩子過得糊里糊塗的，沒遇到幾個好人。

「仙居？」女子訝異。

老者手一揮，原本身上簡樸的布衣搖身一變，忽地一身仙袍獵獵，仙風道骨，人也年輕十來歲。

「是的，我是酒仙。」

「酒仙！」她驚訝的睜大眼。

「我生前是一名釀酒師傅，釀的酒連皇上都喜愛，成為貢酒。九十高壽死了之後，我被仙人引至上界，祂們也愛喝我釀的酒，因此我成了酒仙，以仙花山植釀酒給眾仙人喝。」所以他有不少仙人好友與好酒知己。

「那您怎麼會找上我？」女子一臉不解，不懂在千萬個幽魂中，她為何是雀屏中選的那一個。

「因為……」他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，苦澀難言，「子孫不肖，無以為繼，無一能繼承衣鉢。」

「所以您是要讓我繼承？」女子錯愕地說。

他教她釀酒是想將一手釀酒技藝傳下去？經由她的手？

「嗯，是妳，我想靠妳將這一門釀酒手藝發揚光大，不致逐漸沒落。」他夏家的傳承不能斷。

「可是我只是一名女子，怕是難當大任。」女子未做先退縮，她本身就是懦弱、沒主見的人，一輩子只會聽話，一直到她死的那日都不懂反抗，認命的闔上灰暗的眼。

「妳甘心嗎？」在遭受那樣的對待後。

「這……」她一頓，眼泛淚光。

「不甘心就反擊回去，別讓人把妳往泥地裡踩，像妳娘那般潑辣又如何？至少她活得痛快，把妳爹和他的那群女人當狗打。」不愧是他當年看上的兒媳婦，虎父無犬女，有她祖父殺豬洪的魄力。

女子叫夏和若，陽間卒年二十六歲，而老者是她祖父的爹，也就是她的曾祖父。夏老祖年輕的時候住在殺豬洪家隔壁，兩人打小一起摸蝦、趕狗長大，一個家裡殺豬賣豬肉，一個是靠著祖傳釀酒技藝，開著不大不小的酒館養活一家人。

兩個人從小玩到大，交情非比尋常，及長後各自娶妻，還開玩笑說要定下兒女親事。

只是夏老祖連著兩代都單傳，只生一個兒子，而殺豬洪生了五個兒子，無半個女

兒，此事便沒了下文。

一直到兩人的孫子輩才有兒有女，這下他們可樂了，孩子不到周歲便定下娃娃親，想讓兩家人更親近。

有一年兵荒馬亂，殺豬洪有三個兒子上戰場殺蠻夷，三人去，一人回，活著回來的人便是夏和若的外祖父，他帶著三個人的功勳舉家受封，搬進京城了。

那時夏和若的娘才七歲。

剛離開那幾年，兩家人還有書信往返，夏家的小酒館在夏和若祖父的堅持下，發展成「錦春酒樓」，不僅賣酒還賣飯菜、提供住宿，招待來住客商。後來殺豬洪過世，剩下的三個兒子又上了戰場，夏、洪兩家漸漸斷了往來。

沒想到天有不測風雨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在邊關打仗的洪家人因糧草不繼，連打了數個敗仗。當時的先帝不怪罪自己寵妃的娘家人貪瀆，延誤軍機，反而提出替罪羊大肆鞭撻，認為洪家人打敗仗有通敵之嫌。

在未判決前，洪家決定先把定過親的女兒送到夫家，連夜拜堂成親，以免受到洪家的牽累。

能保留一點血脈是一點，誰也不能預料此事的走向會怎樣，至少不至於全家覆滅。這樁婚事夏和若的祖父是不同意的，他擔心遭到波及，寧可背信棄義也要明哲保身。

可是夏老祖一錘敲定，誰也不能反對。

夏和若的母親一到夏家便用花轎抬進門，成了夏家婦。

一開始小倆口也是如膠似漆，頗有新婚小夫妻的恩愛，只不過……唉！家門不幸，說來一把辛酸淚。

不到三個月，陪嫁丫鬟爬床了，性好漁色的夏老爺勾搭上貌美丫鬟，天雷勾動地火，一發不可收拾，「渣男」的一生由此展開。

而洪家人「通敵」的罪證不足，先帝卻為討寵妃歡心，發配他們全家到邊關當守將，無詔不得回京。

之後夏祖父過世了，過幾年夏老祖也沒了，夏家由夏老爺當家，他只管名聲漸沒的「錦春酒樓」，家裡的事全權交給悍妻管理，包含他的一堆小妾和庶子、庶女。

「我娘也死了。」死在她前頭。

她娘一輩子兇悍，好強的扛起一家重擔，上打見到女人就軟腳的丈夫，下踢矯揉造作、成天喊苦喊累的妾室、通房，她夠兇、夠悍、夠潑辣，打得這些人抱頭鼠竄，見她像老鼠遇貓似的縮著身子不敢動。

誰曉得終日打雁，反被雁啄了眼，最後害死她的居然是在她淫威下討生活的姨娘、庶子庶女們，以及她最倚重、欲培植為當家主母的親兒媳，他們聯手奪走她的一切。

每每想到此，夏和若的心中就像堆了一山的柴火，由細火慢燒到熊熊大火，燒得她五臟俱焚。

夏老祖語重心長的嘆了口氣。「上一代的殺孽過重會禍及子孫，妳曾外祖父生前殺太多豬了，所以妳娘的壽命原本就不長久。」

這是命中注定。

「那我呢？我也是因為外祖家的緣故嗎？」種什麼因，結什麼果，因果循環，她拿命償還。

「禍不及三代，妳是第三代，逃過一劫，所以我來了。」幫她渡劫，否極泰來。夏和若眼眸一暗。「可惜您來遲了，我死了，人死不能復生……」

「誰說來不及，世間沒有不可能的事，妳忘了我是誰嗎？」他語帶玄機，一揮手，白霧漸漸散去。

「您是說……」她心頭七上八下，說不上是喜是憂。

「如果說能讓妳重活一回，妳可願意？」沒人不想活的，他給她重生的機會，算是補償她們母女倆。

她想了一下，苦笑地搖頭。「若是再回到那個家，我生不如死。」

夏和若指的是生生將她熬死的夫家。

夏老祖呵呵笑著往她眉心一點，一抹金光進入她兩眉之間。「回到妳未嫁前可好？夏爺爺不會害妳。」

「這……」她猶豫著。

「妳在這兒跟我學了三年釀酒，妳不想讓大家喝到妳釀的酒嗎？」該回去的時候就要回去，她的將來將大不相同。

想了又想，想得頭都痛了，她苦著一張臉，滿臉惆悵。「我喜歡釀酒。」

「那就對了，回去吧！釀更多的好酒流傳百世，給那些不識金鑲玉的睜眼瞎瞧瞧，女兒不輸男子。」他看好她。

她面有慌色的捉著衣衫下襬，侷促不安。「我可以不回去嗎？」

除了娘，這世上待她好的人沒幾個，她太單純了，老是看不透人心，好人壞人沒法分辨。

「不行。」

「夏爺爺……」還不知道老者是曾祖父的夏和若苦苦哀求，她不想重覆生前的種種。

「放心，我送了妳一份禮，妳會很中意的。」他送了她機運，以及……佛曰：「不可說。」

「送我什麼？」她沒瞧見。

難道是她親釀的仙酒？

「以後就曉得，魂歸來兮，魂歸來兮，去吧！夏和若，還魂去，仙鄉不是妳的歸處……」

仙鄉不是妳的歸處，仙鄉不是妳的歸處，仙鄉……

那何處是她的歸處呢？

夏和若茫然地往前走，她身子很輕，腳步卻異常沉重。

走著走著，她眼前一片白光閃過……

「姑娘，您餓了吧？奴婢給您煮了白玉蓮花粥來，您墊墊胃，消消暑氣。」
淡淡的蓮花香氣飄來，坐在梳妝台前的夏和若回過神看著鏡中的自己。
儘管已經過了好些時日，她仍有些難以置信。
想當初醒來時，原以為會看見一張枯黃凹陷，未老先衰，佈滿斑點的面龐，誰知卻是膚白肌嫩，神采翼翼的臉孔。
她居然重生了，回到十年前。
太不可思議了，人竟能起死回生，她當她的一生只能在淒風苦雨中度過，沒想到峰迴路轉，有了另一番際遇。
這是在作夢嗎？或許曾經經歷過的一切才是夢吧！
「姑娘，入夏了，您吃一點好補補元氣。瞧瞧您又瘦了，別再像春寒時發的那場病……」
一聽到年初二發生的那件事，夏和若清秀的臉微微一冷，眼中露出一抹銳利。
她怎麼忘得了，那一天是出嫁女回娘家的日子，沒娘家可回的母親心情相當低落，倍加思念遠在邊關的家人。
她為了逗母親開心，親手做了兔子形狀的壽桃，興沖沖地往母親的院子走去，哪知經過假山邊的池塘時，忽然有人從背後重重的推她一把，重心不穩的她便掉入池塘。
那時的冰剛化開，冰寒透骨，她落入池水裡一下子就凍僵，等被人救起時已昏迷不醒。
之後她高燒不退，幾乎喪命，整整一個半月都處在昏睡狀態，一下子燒，一下子全身冰冷，一口氣拖著半死不活，連請七個大夫都束手無策，要她爹娘另請高明。可是她熬過了，不讓那些有心人如願。
沒人知道她經歷過什麼，只當她驚著了，因此向來咋咋呼呼的性情變得沉穩，人也顯得聰慧了許多。
夏和若回想著，十年前她也生過一回重病，但沒像這回這般嚴重，臥床十天就好了，倒是一病弄壞了身子，從此天一冷便湯藥不離口，成了個小藥罐子。
多年之後她才曉得她的體弱是人為的，有人在她的湯藥中動手腳，以致她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終年病懨懨的。
「幽草，別叨叨唸唸了，盛碗粥來，我吃就是。」藥補不如食補，她還真有點餓了。
「是的，姑娘。」幽草面上一笑，盛了微溫的甜粥送到自家姑娘面前，不多不少八分滿。
望著打小跟在自己身邊侍候的丫鬟，夏和若心頭微暖，她猶記得母親死後，這丫頭跟著她吃了不少苦，若不是有幽草，只怕她的日子會更難過，一天也過不下去。但是想到另一個丫頭，夏和若只覺喝進嘴裡的白玉蓮花粥是苦的，她並未虧待她們，為何兩人會有如此大的差異？
「姑娘，外頭的蓮花節非常熱鬧，我們出去看看吧！好多人等著看蓮花仙子遊街……」

一名蹦蹦跳跳的黃衫女子跳了進來，一張圓盤臉紅通通的，十分有精神的喳呼著。「香草，小聲點，沒瞧見姑娘正在吃粥嗎？」幽草語氣略帶責備，一邊侍候夏和若用膳。

挨罵的香草很不服氣，氣呼呼的噘著嘴。「人家是為了姑娘著想，老悶在府裡會悶出病的。」

「妳又不是不曉得這陣子發生了一些事，怎好讓姑娘出門面對那些風言風語。」香草太毛躁了，考慮得不夠周詳。

「有什麼關係，那是別人的錯，又非姑娘她……」反正不是第一回了，還怕人說什麼嘴。

「好了，妳還懂得尊卑不？」幽草大喝。

香草是個生性好動的人，話多聒噪，喜歡與人比拚、出風頭，很怕別人瞧不見她，哪有熱鬧往哪鑽，哪裡人最多定能看到她的身影，碎嘴的程度可媲美三姑六婆。她不像個丫鬟，倒比主子更像個主子，吃得好、穿得好，連像樣的首飾也有三、四樣，出門在外走在主子前面，完全不當自己是個奴婢，有時還會壓自家姑娘一頭。

沒辦法，夏和若的性子太過軟弱了，從無自己的主見，人家說兩句話便「好好好」的點頭，不會說不，說好聽點是脾氣好、善待下人，實際上是人人可欺，看她好說話，都來佔便宜踩個兩下。

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，自從大病痊癒，一切都不一樣了，夏和若在漸漸改變中，變得強硬。

「姑娘，您看幽草，她又罵人！她只大奴婢三個月，就總是以姊姊的模樣教訓人。」香草不高興的告狀，以為夏和若會像以往那般好聲好氣的維護她，但是……

「香草，妳的確沒了規矩，幽草說妳是為了妳好，妳要謹記在心。」夏和若以繡著菊花的手絹拭嘴，在心裡已放棄香草這個丫鬟。

她不害人，也不會讓人再有機會害她，一次的教訓教會她人心易變，她一味地對人好只會讓人得寸進尺。

有誰比她更了解自己的飲食起居、生活習性呢？唯有信任的身邊人對她知之甚詳。

這是一把利劍，在她最不設防的時候刺向她的胸口。

「姑娘……」香草還想反駁，找回面子。

「夠了，別再說了。這些時日確實快悶壞了，我想出府透透氣，妳先去準備。」該面對的事還是得面對，不能再逃避，重生前的她便是因為畏畏縮縮，才讓人有機可趁。

香草只能不情不願地退下。

「姑娘，您承受得住嗎？」幽草一臉憂色。

瘦得小臉只剩巴掌大的夏和若嫣然一笑。「不打緊，再大的風雨也會過去，我總不能老讓娘擔心。」

夏府中也就娘在意她，兩個兄長在嫂嫂進門後已和她漸行漸遠，不再是事事依著

她的傻哥哥。

「是的，姑娘。」幽草還是不放心地蹙著眉頭。

「把我新釀的那罈子酒帶上，我們到酒樓看看，也許能把酒賣掉。」她必須強大起來，不讓人看輕。

夏和若醒來後一直有種雲裡霧裡的感覺，無法確認自己是真的重生還是作了一場荒謬大戲，夢中學得的釀酒方法是確有其事或自欺欺人。

因此身子一好轉，她立即讓人買了一口大缸、幾十斤純淨糯米，試著用純麴製成的酒麴來發酵，以「夏爺爺」教過的方式釀製「東江糯米酒」，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會釀酒。

一開始她不敢太貪心，只釀一種糯米酒，熟成後迫不及待的勾兌，淺嚐了一口，微醺。

如今她打算換種方式，看看新學得的釀酒方式究竟成不成功。

「姑娘要賣酒？」幽草訝異。

「試試唄！能把酒賣掉，我就能攢點私房，日後就算不嫁人也能養活自己。」她打定主意絕不重蹈覆轍。

「姑娘，您不會嫁不出去的……」她只是所遇非人。

「再說吧，不急。」她笑了笑，眼神多了堅毅。

「我的爺呀，您不能再喝了！喝酒傷身，少喝一點，太……老夫人會擔心的。您淺酌即可，別又喝醉了，奴才可扛不動您，您這矜貴身子傷不得……」

一名面白無鬚、聲音略顯尖銳的年輕男子一開口便連珠炮似的停不下來，喋喋不休，越說越起勁，彷彿要將八輩子的話全說出來，不說他憋著難受。

他站在一旁侍候著，不敢坐下，面上無奈的看著錦衣玉帶的主子，心裡有著沒法說出口的心疼。

「長英呀！你越來越囉嗦了，爺喝口酒你也管，難道要爺整天風流快活才稱你的意？」一雙絕美的丹鳳眼往上一揚，帶著幾分放蕩和邪肆，似笑非笑的勾著嘴。

「爺呀！您別埋汰奴才了，奴才也是為了您好。您春日時喝多了酒，得了風寒，您還記得不？大夫說了少飲為妙，您老是把酒當茶喝，奴才心頭不踏實。」他寧願主子多花點心思在女色上，別二十來歲了還獨身一人，見誰都不順眼。

「小小風寒奈何得了爺？瞧你窮緊張，多喝兩口酒不就沒事了。」酒是良師益友，一口脾開心悅。

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。

「爺……」怎麼老不聽勸，一意孤行。

段玉聿鳳眸一橫，多了輕佻的戲謔。「長英，要是嫌舌頭長，爺不介意幫你切了它。」

「爺這性子也不知道像誰，怎麼就拗得像頭牛……」一臉苦色的長英小聲的嘀咕著，拿主子沒轍。

他打小就跟在爺身邊，不敢有一絲疏忽，看著爺從蹣跚走路成長為少年郎，又成為偉岸男子，在腥風血雨中成長茁壯，撐起天地。

可惜高處不勝寒，人站得越高越孤寂，得到的越多也失去越多，爺最後只能成為懸崖上的勁草，任風吹打。

「長英，爺要你查的事查得如何了？」飲著酒，段玉聿神情自若，低垂的眉眼間藏有一絲銳利。

「奴才查到曾在東興、中武兩縣出沒過，但是事隔多年，不好找，隱藏太深了。」都一、二十年前的舊帳了，早該翻篇了，偏偏有人記掛在心，不肯就此揭過。

「嗯——是不好找還是不想找？」段玉聿的聲一沉，握著酒杯的手指修長如白玉，瑩瑩發光。

長英乾笑。「爺呀！奴才也是不願您為難，都幾年前的舊事了，那一位還揪著不放，他不是存心和您過不去……」

「長英，你的話越來越多了。」不如喝酒來得清心。

「長英願為爺肝腦塗地，只求您一世長樂。」爺如今的身分多為人顧忌，從古至今此類人難有善終，叫他放不下心。

「一世長樂……」他噙著笑，深幽的雙瞳流轉著令人迷醉的異彩。「有些事少說的好，若是傳到某些人耳中，爺想保你也保不住，奴才的命不如狗。」

長應苦笑。「奴才知道了，奴才不會多嘴。」

此時的時局看似風平浪靜，國泰民安，但何時起變化無人得知，畢竟當皇上的多半疑神疑鬼，明明地位穩固，還擔心皇位不穩，想把一切掌控在手中，削藩的意圖明顯。

先帝並非嫡長，為了拉下前太子，斬殺了不少兄弟，踩著血路才登上高位，一揚帝威。

他一上位自是大封功臣，兩位有從龍之功的臣子被封為異姓王，享有封地，倖存的兄弟也封了王，依親疏遠近各自封賞，勒令非詔不得入京，只能待在封地上。自古帝王多疑心，他也怕其他人反了他呀！離得遠就少些心思，省得他費心滅了他們。

當時只有一位年幼的王爺留京，也只有他至今都不受「無詔不得入京」這規定約束，他正是先帝同母所出的胞弟，皇上大他十歲，還得恭敬地喊他一聲二十四皇叔。

「你可知道東興縣哪裡的酒最好喝？」段玉聿高坐在酒樓的二樓，坐姿不正的斜倚窗口，手中的酒要喝不喝的輕晃，似乎手一放，酒杯就會往下掉落，砸到底下的人。

這是他的惡趣味，喜歡看人驚慌失措的模樣，時不時的滴幾滴酒下去，路人紛紛走避。

因為太無聊了，閒著也是閒著，拿人逗樂。

「不就是爺待的『錦春酒樓』，前些年他們的酒還是宮裡的貢酒，後來山東出了蘭陵美酒才壓下去。」酒是好酒，卻少了當年的味兒，讓人有種未能盡興的不痛

快。

「這也算酒？」段玉聿嫌棄地喝一口、倒一口。

底下的人驚呼連連，有不少人邊躲避邊仰頭往上瞧。

「老東家過世了，接手的少東家沒那麼用心，不過在東興縣城還算小有名氣，不算太差。」和宮裡沒得比，差強人意，錦春美酒快成絕響。

少東家指的是夏老爺，他的心思大，不但賣自家釀的酒，也進別家的酒，到最後根本懶得釀酒，直接購入他人的酒，祖傳的手藝荒廢了，把老東家氣得一病不起。而今夏老爺已不理事，將酒樓交給兩個兒子打理，生意還不錯，與天香樓、一品樓並稱為城裡三大酒樓。

「這叫不算太差？長英，你喝過馬尿沒？」這酒越喝越沒滋味，如雞肋一般，酒味不夠醇厚。

長英弓著身，右手搭在左手上，往前一傾。「奴才跟著爺是享福的分，瓊漿玉液爺看著賞。」

「滑頭。」仰著頭，段玉聿用酒壺就口，神情愜意。

「爺教訓的是，奴才就是個小滑頭，給爺逗逗樂。」讓爺開心是他的本分，爺的一生太壓抑了。

「去，再上壺酒來。」酒越喝越清醒，他懷疑摻了水，否則怎會想醉醉不了，神清目明。

「爺，您真的喝多了，別給自個兒找罪受，適可而止。」他目光一閃，提醒主子別弄壞身子。

段玉聿搖搖酒杯輕笑。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爺要喝酒誰敢攔？還不上酒來……」

「爺，那人走了。」一名玄衣人忽地現身，面無表情的說著。

他一頓，嘴角笑意不減。「不錯呀，長本事了，連爺也敢監視。」

「爺，您得提防了。」長英上前提醒。

「爺已經退讓一隅，還苦苦相逼，真是沒把爺看在眼裡，想當年……」他一腳一個，踢得他們屁滾尿流，沒人敢吭一聲，敢怒不敢言的夾著尾巴走人，誰敢回頭多看一眼。

「爺，當年已不復存在了，那時內憂外患還要靠您支撐一時，如今山河秀麗，錦繡如畫，誰要拿把屠刀對著自己。」爺做得太多了才受人忌憚，要是他什麼也不做，當個遊手好閒的紈褲子弟，也不會叫人惦記。

只是玉藏於石中，早晚會發光，是瞞也瞞不住，即使他不想引人注目，仍是光芒大放，直逼紫微星。

段玉聿眉間隱隱抽動了一下，隨即歸於平靜。「長英，爺心中苦悶，得喝酒解悶。」

「爺，您得找個好一點的藉口才能說服奴才，普天之下能讓爺皺眉頭的人尚未出現。」長英把關，讓主子點到為止，他家「老夫人」囑咐了要看緊些，不讓主子隨心所欲。

「掃興。」無酒使人瘦，沒得傷心。

長英小心翼翼的收好被掃到一邊的酒杯。「爺，出門在外還是留點神，不是奴才

不讓您喝，而是好酒府裡多的是，何必在酒樓喝得醉醺醺的，給人徒增話柄……」

「那人不就是想看爺放蕩不羈的樣子，爺表現得叫人滿意吧！」段玉聿呵呵笑著，一臉不正經。

「爺，人都走了，您可以放下了。」主子的笑讓他感到心疼，明明是驍勇善戰的將才，卻被迫放下長槍短劍，做個玩世不恭的浪蕩子。

看不出神色的段玉聿將目光投向人來人往的街道。「今兒個真熱鬧，又敲鑼、又打鼓的，是誰要迎親嗎？」

長英走到窗邊往下一看。「聽說是蓮花節，每年七月中旬必辦的節慶，東興縣湖多江面廣，百姓以種蓮居多，夏採蓮花，秋收蓮子，冬日裡還能挖蓮藕賣錢，一舉多得。」

一江水養活數萬人，有水能種稻養魚，以農漁為主，蓮花田裡便有很多魚種，養上一年不比賣蓮子差。

「看來生活挺富裕的，家家安居樂業。」百姓的安康又能到幾時？一旦皇上削藩，到時又是遍地烽火，哀嚎不斷。

「那也是爺帶來的，百姓該對您感恩載德。」要是知西陵王封地，那才是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。

西陵王是先帝的十八弟，謹貴妃所出，當年先帝和太子爭位時他也有意爭位，卻在謹貴妃「暴斃」後突然收手，改和先帝聯手扳倒太子，助先帝登基。

而後西陵王受封為一方藩王，討了一塊富饒的土地後便攜家帶眷出京去，自此未再踏足京城一步。

到了封地，西陵王不改往日的奢靡作風，他強徵雜稅，收富戶、世家孝敬的銀兩，沒有任何作為，任由地方大族恃強凌弱，他只坐收供他吃喝玩樂的獻金，從未想過改善百姓們的生活。

因此原本家家有餘糧的封地，在西陵王一家子來到後漸漸地一日不如一日，大片土地無人耕作，全收在有錢人手中，農人無地可耕，只能淪為佃農，一年的耕種還不夠吃飽。

於是乎，百姓越來越苦，還曾經餓死過人，原本的富地成窮地，再也看不見昔日榮景。

「少說些場面話，若是那些人再不停止折騰，只怕日後便看不著蓮花節的盛況。」大家只顧著逃命，顛沛流離。

十六人抬的大轎子一上一下晃動著，從街道的另一頭緩緩經過「錦春酒樓」樓下，沒有轎身的轎子上坐著容貌嬌美的妙齡女子，頭上簪著蓮花，手裡捧著蓮花，人若白蓮，接受眾人的膜拜。

每年的蓮花仙子都由世族中選出，被選中的女子為縣城裡第一美，日後身價水漲船高，為人所追捧，多半嫁得極好。

「有爺在，奴才跟著沾光，年年都有美景如畫的蓮花節可欣賞，爺的高風亮節……」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，長英好話如流水，滔滔不絕。

「得了、得了，少在爺面前鬼扯，爺想踹人了……」段玉聿腳一抬，做勢要踹人

一腳。

此時，一陣嘈雜聲飄進耳中。

「去瞧瞧又是發生什麼事，遊街的剛過去，若是有人鬧事就看著辦。」鬧烘烘一堆雜音，煩人。

長英從窗戶探出半個身子，仔細聽了一會，然後又把身子縮了回來。「是一群人在說閒話，沒鬧事。」

「說了什麼閒話？」反正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如聽聽閒話打發打發時間。

「他們圍著幾個姑娘指指點點……」

砰！細微的碰撞響起。

「等等，你有沒有聞到酒的香氣？」似有若無，清淡有韻，彷彿在鼻間勾纏著，令人難以自持。

「爺，您又饞酒了。」酒樓裡沒酒味，還能賣酒嗎？

「走，下去看看。」段玉聿手一甩，整個空酒壺朝窗外飛去。

第二章 男人威逼強買酒

「看到了沒？就是她。」

「就是她呀？也夠倒楣了……」

「是呀，這都是第三回了……」

「第三回什麼？」一旁的人不解的插話。

「被退婚。」

「什麼，這個姑娘被退婚三次！」

未免太慘了，一次已經是人間大悲劇了，她還連著三次，這輩子想嫁人是難了，一生無望。

「也不知做了什麼缺德事，沒一次成的，眼看著就要成老閨女了，她爹娘還不哭死……」

「我看不只哭死，八成愁白了髮，想她下半輩子怎麼活？總不能賴給兄嫂養……」聽著耳邊同情的、憐憫的、惡意的、嘲諷的種種言語，心如止水的夏和若無動於衷的從中走過，來到自家酒樓前，抬頭看著染上歲月痕跡的酒樓牌匾，心有酸澀。有一度，它曾經換新過，金光閃閃的以金漆寫上「錦春酒樓」四個大字，絡繹不絕的賓客坐滿整間酒樓，上上下下的伙計忙得無一刻停歇，處處酒香，人人手中一杯酒。

那時的榮景她親眼見過，在她二十歲那一年，從此打響了東興縣酒鄉之名，錦春酒樓成了本地第一樓。

目光回到眼前三、五酒客一桌的酒樓內，她內心有著幾分諷刺，當時為了挽救日漸頹敗的酒樓，她不惜拋去女子的名聲，一心學習釀酒，誰知竟遭到那樣的對待。她心寒極了。

「什麼退婚，那是我家姑娘還小，不急著成親，所以暫時將親事延後，過兩年再說。」性子急的香草像爆開的玉米，揮動叫人看來可笑的小拳頭，逼人群讓開。

「瞧這小丫頭挺悍的，一臉橫眉豎眼。聽說夏府的夫人是一頭母大蟲，母老虎一

吼達三江，把她那沒用的丈夫嚇得褲襠一泡尿，爬呀爬地爬到小妾的裙襖底下躲兇獸……」

聽著夏府的笑話，一群人哄堂大笑。

「是呀！是呀！母大蟲生下的小母老虎肯定也牙尖嘴利，才會一口氣嚇跑三個未婚夫，她也真是有本事。」這得多剽悍才能連男人都怕，寧可退婚也不娶進門。不過這話真是冤枉人了，令人有口無處訴。

夏和若第一回訂親是娃娃親，剛滿五歲的她正在換牙期，門牙掉了一顆，黑幽幽的牙洞既可愛又好笑，讓人一看心生憐惜。

但是大她兩歲的小未婚夫卻不這麼認為，他一看到粉妝玉琢的「妹妹」居然無牙，立刻指著她大喊缺牙妖怪，又哭又鬧的在地上打滾，還拿著棍子要把妖怪打死。鬧了這麼一回，兩家父母的臉色都不太好，夏夫人兇狠，主動拿出信物退婚，婚事作罷，從此不相往來。

第二次訂親是夏和若十二歲那年，原本約好了及笄便成親，誰知訂親沒多久，男方讓一名從小侍候的丫鬟有了身孕，還揚言非她不可，這下子把夏家人氣到了，夏夫人帶著丈夫、兒子一行人到人家家裡砸鍋子，要他們給一個公道。

那時候夏和若的兩個哥哥尚未成親，自是卯足氣地為她出氣，不討任何代價也要為妹妹找回面子。

對方自知理虧，退還訂親信物還賠了一筆銀子，做為女方下一次成親的嫁妝，並且將之前的聘禮悉數贈予。

雖然名聲平白受損，不過看在銀子的份上，夏府眾人最後決定息事寧人，未加以計較，所得銀兩全歸夏和若所有，但是出嫁前由夏夫人代為保管，她一文錢也拿不到。

第三回，也就是這一次，在年前定下的，夏夫人千挑萬選選了一個考中童生，正準備考秀才的讀書人，家境不錯，是個獨子，長相斯文，文質彬彬，十分有禮。哪曉得過了一個年，什麼全走樣了，看來謙遜溫良的小書生在春遊途中救了個富戶的女兒，兩人一見鍾情，私定終身，在春闈前幾日相偕私奔了。

因為夏和若失足落水，昏迷了好長一段時日，夏夫人憂心女兒的病況，無心上門理論，此事因此被壓了下來。

可是私奔的兩人回來了，在各自爹娘的陪同下登門賠罪，解除了婚約，以銀兩做為賠償。

迫於無奈，夏家人只好收下銀子同意婚事作廢，從今而後誰也不許再提起。

前後三次，夏和若真是無辜至極，本身一點錯也沒有，卻屢次退婚，平白惹來一身腥，成為他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
可是這並非結束，接下來還有更悲慘的兩回，一次是人為的，徹底將她的名聲搞臭，讓她嫁不出去；一次是嫁人了，卻教她落入萬劫不復的地方，直到死亡才獲得解脫。

那時她的哥哥們早就娶了妻子，大嫂、二嫂各有心思，算計著嫁妝豐富的小姑。

「你說誰是母老虎？信不信我揍人！」她家姑娘明明人好心善，只有人家吼她的

分，哪有她吼人的可能。

看著小刺蝟似的香草站出來以身護主，以前的夏和若的確會動容，認為她的忠心無庸置疑，可是此時的夏和若只覺得可笑，誰曉得多年以後香草會是第一個背主的丫鬢，為了自身的利益，成為她丈夫的姨娘。

香草知道她的每一個習性，每一種心情轉折，連她的重要物件放在哪裡都一清二楚，卻義無反顧的出賣她，沒顧念一點舊情，從打擊她來取得一點點高人一等的感覺。

夏和若不恨香草的背叛，人各有志，勉強不了，她只是不能明白，她一向待人和善，對待丫鬢也親如姊妹，為何香草能痛下狠心，在她四面楚歌的當頭還給她狠狠一刀。

「哎呀！都掄拳頭了，來來來，往我胸口推，大叔我皮厚，打兩下當搔癢。」一名賣雜貨的漢子往前一站，拍著胸膛叫人打他。

「你、你們欺負人！」

「欸！小姑娘，說什麼欺負，我們可沒動妳一根寒毛。咱們城裡的姑娘沒人連退三次親，也就妳家姑娘開了先例，我們只不過嘴上說說而已，不傷人。」手上拿著勺子的餛飩鋪大娘見狀插句嘴。

「就是你們、就是你們，什麼不傷人，一張嘴就噴糞，我家姑娘的傷心你們瞧見了嗎？」氣不過的香草上前推人，年紀小的她氣性大，凡事愛計較，做事不考慮後果。

「呸！還罵人了，妳才小丫頭不知羞，被人退婚羞都羞死了還敢在外頭跑，活該被人奚落，妳推我，我就掐妳一把，看誰厲害。」不甘示弱的大娘予以還擊，連掐了香草好幾下。

香草雖然名義上是丫鬢，但過得不比主人差，養成受不得氣的性子，一被人掐痛了嫩肉，便整個人撲過去，又捉又撓地想讓別人跟她一樣疼。

可惜她的小身板沒法和人比，一遇到膀壯腰粗的大娘便被一身肥肉彈出去，撞到身後抱著小酒罈子的幽草。

砰！小酒罈子往牆上撞了一下，封缸的紅泥裂開一條小指粗的縫隙，裡面的酒氣溢了出來。

好香……

在場的人都聞到那股淡淡的酒味，不自覺吸上一大口。

「酒罈子破了嗎？」夏和若心急的察看小酒罈子的裂痕，唯恐裡面的酒滲漏，她清醒後也就釀了一缸酒。

她的一缸指的是五十斤重的大缸，小酒罈子裡的是取自大缸濾清後勾兌出來的清酒。

「姑娘，沒事，只開一條小縫，罈口裂了，罈身完好無缺。」幽草抱得很牢，手肘撞傷了也不放手。

「嗯，沒事就好，我瞧瞧……」夏和若關心的看了幾眼，確定酒液未外流才鬆了口氣。

「妳沒事我卻有事，妳家這丫鬢心多狠，把我的手臂都捉破了，妳得賠我錢。」大娘拉高袖子露出兩道見血的捉痕，一臉不給銀子不罷休的樣子索討買藥錢。被撞倒在地的香草兩眼冒火，站起來挽起袖子，像要和人拚命似的。「要錢沒有，要命一條，我賠給妳。」

一說完，她又往大娘身上撞去，同樣不自量力的被彈開，大娘的肥肚子一頂，她咚咚咚的倒退好幾步，一股腦地往後頭倒去。

眼看著又要摔個難看的四腳朝天，怕疼的她居然一扭腰意圖捉住不遠處的夏和若，想藉著她好借力使力，免得跌倒。

由此可見她不是好丫鬢，危急之際不是想著護好自家主子，而是拖主子下水，只要自己不出事就好。

難怪日後為了過好日子，她會趁夜爬上姑爺的床，假意奉主子之命侍寢，把自己表現得楚楚可憐，不得以為之來固寵，以退為進獲得男人的憐惜，而後躍升為姨娘。

但這些都是後話，夏和若被退婚了四次，到了第五次才終於嫁成，嫁人時已「高齡」二十四歲了，想當然爾香草也不小，二十好幾了，當丫鬢的她怎麼會不心急。香草想藉主子的身子緩衝一下衝力，殊不知沒算好角度，反而將夏和若撞開，自個兒面朝下跌個狗吃屎，比背部著地還要痛。

被撞的夏和若沒站穩，「啊」了一聲往側邊倒，她雙眼一閉，想著，完了，又多了個博君一笑的笑話了……

咦？沒倒？

沒有痛感，她愕然的睜開眼，眼前一片錦白顏色……呃，這好像是衣料……

「妳還想趴在爺的胸口多久？」烏黑的髮黑得發亮，光可鑑人，這是段玉聿見到的第一眼。

聽見頭頂上方傳來男子調笑的聲音，她倒抽了一口氣，面色一紅，兩手一撐，先讓自己站直。

可是再一瞧，她的手放的位置似乎不對，那是男人的胸膛……

夏若和巴掌大的小臉整個漲紅，羞得沒臉見人。

「妳這樣算不算調戲爺呀？對爺尊貴的身軀又摸又碰。」嘖！臉紅得真快，一眨眼就紅成煮熟的蝦子。

「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一時不小心撞了你……」她的臉好燙，都快可以蒸蛋了。

「誰曉得是不是妳們主僕合謀，看誰出手闊綽又貌若潘安，便存心訛上爺。」他第一次見到這麼有趣的人，未見人先面紅耳赤，一張臉紅得勻稱，像抹上一層朱砂。

「我沒有。」她驟地抬頭，急於解釋，但在看到他的臉後，不自覺一怔，口中低喃，「白的……」

「什麼白的？」他一身白衣。

「白光……」好亮的白芒，中間閃著金光，幾乎令人無法逼視。

「爺身上有白光？」段玉聿嘴角一揚。

「還有紅光，在眉眼之間，近期內有血光之災……啊！我說了什麼，呃，我胡說的，你別信……」一回過神她才驚覺自己說了不該說的話，連忙出言補救。

「爺近期內有血光之災？妳瞧見了？」他說得很淡很輕，卻有一種莫名的壓力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

「沒瞧見。」她說得很快，反而給人欲蓋彌彰的意味。

段玉聿一手往她耳垂輕撫，「爺不喜歡有人騙爺，說實話，不許有一絲一毫的隱瞞。」

她的心跳得很快，被嚇的。「我……我說的是實話，剛剛大概是中了暑氣，有些頭暈目眩，所以說了胡話。」

前一世夏和若死在二十六歲，無兒無女，無任何掛念，死時在一間偏僻小屋，身上蓋了一件破被，渾身瘦得幾可見骨。

死前她已經很多天未進食了，她被夫家的人所遺忘，在他們得到想要的東西後，她的死活便沒那麼重要了。

在幽草餵了她一口稀得全是水的薄粥後，她終於吐出最後一口氣，離開人世間。她沒有見到所謂的鬼差、十殿閻王，當她離開肉體後，在原處逗留了數月，她可以在夫家、娘家之間來回，聽到以前不知道卻令人震驚的事。

原來她的死是別人刻意安排的。

驚聞此事的她頓時覺得天地間無容身之處，她不知道該往何處去，是不是要為自己的死報仇。

就在這時候，自稱「夏爺爺」的老者出現了，他讓她跟他走，並用三年的時間教她釀酒，而後送她回魂。

臨別時「夏爺爺」說要送她一份禮，她以為是酒方之類的饋贈，怕她背不住上百種釀酒方子。

可是她從十六歲的身子醒來以後，手上空無一物，那時她有點失落，好像眼前有一杯水，口渴了卻喝不到。

等過了一陣子後，她才發現她能看見別人身上的光，有的在頭頂，有的在背後，成霧狀或光線模樣。

藍色代表此人是好人，足以相信；綠光是綠雲罩頂，家中妻妾有人偷漢子；紅光主血，這人會受傷；黑霧是大難臨頭，大限將至，最好離他遠一點；而灰色表示這個人心思詭詐，狡猾又陰險，不可信任。

她反覆地試了好幾回才確定，證實無誤方依此為判斷。

原來「夏爺爺」送她的大禮是讓她能分辨人的好壞，以免她老是被騙。

而白光她是第一次見到，千百人中她只看過眼前這男人身上有，她不能確定是好是壞，但絕對貴氣。

段玉聿目光如炬，盯著閃爍不安的眸子看了一會兒，撫著她耳朵的手移至下巴，輕輕一挑。「妳說爺信不信妳？」

「我是好人。」她看不見自己的光，但肯定是藍光。

「爺也是好人，好得讓人跪求爺讓他早入輪迴。」多高貴的人品，功德多到堆積

成塔。

聞言，夏和若的面色由紅豔轉為雪白。「那是……閻羅王做的事。」

「爺就是閻羅王。」他在笑，卻有股森森寒意透出，百步以內的百姓都感到透骨森寒。

可此時明明是盛夏，外頭熱得叫人直冒汗，汗水滴在地上一下子就乾了，怎麼會有寒冬的感覺？

「公……公子真是愛開玩笑，小女子膽小，聽不得鬼怪之說，請你讓讓，我要入內。」新酒釀成，她想在自家酒樓試手。

「不讓。」

段玉聿話落，身後出現四名神色冷峻的玄衣人擋在酒樓門口，連隻蚊子也飛不進去。

「公子這是何意？」生性平和的她都有點火大了，覺得此人太蠻橫，不近人情。

「妳輕薄了我就該有所賠償。」他指指自己的胸，一臉「我是債主，快還債」的模樣。

「我賠償？」她張大嘴，難以置信。

這是遇到鬼擋牆了嗎？怎麼繞也繞不過去。

「爺心腸好，不要銀子，就拿那罈子酒來抵。」那味道真香醇，酒氣足，看在酒的分上，他大發慈悲放她一馬。

「不行。」怕酒被搶走，夏和若連忙取過幽草抱著的小酒罈子，抱在懷中緊緊不放。

「妳敢不給？」吃了熊心豹子膽是吧！

「這是我的酒，不給人。」她少說了一個字，是她釀的酒。有著前世的殷鑑，她不敢隨意說出她會釀酒的事。

重生前的那一世她根本不會釀酒，也沒有遇到「夏爺爺」，她是在第四次被退婚前救了一位在街頭流浪的老頭，他是一名釀酒師，她買了一座酒坊安置他，他為她釀酒，釀出的酒提供給酒樓販售。

這批酒大賣，造成一陣搶購，價格居高不下，想謀取暴利的兩位嫂子擔心她將酒方子帶去夫家，壞了她們的生財大計，於是壞心眼一使，居然四處散佈她已非完璧的謠言，因此她又被退婚。

為了這件事，她著實傷心了大半年，猜不透是誰惡意毀謗，從未與人結仇的她怎麼會陷入無底深淵。

直到死後魂回夏府，她才無意間聽見兩位嫂子洋洋得意的提起當初的陰謀，兩人不僅毫無悔意，還埋怨酒方子分得的太少。

原來第五個未婚夫是她們特意找來的，家有二十四還不出嫁的小姑子，身為兄嫂也為人詬病，因此她們合謀找個人先把她娶過去，等拿光她手中的酒方子便可棄她於不顧。

可惜她識人不清，一直沾沾自喜有兩個包容她、疼愛她的好嫂子，哪知她們是披著人皮的惡狼，瞞著府裡的人對她進行迫害，一方面收買她身邊的人，一方面斷

絕她和娘家人的往來。

她娘在死前已經發現不對勁了，想過府探視，但是大嫂在娘的飲食中加了會使人昏睡的藥物，致使母女倆連最後一面也見不著。

「如果爺想要呢？」誰的酒都一樣，他看上了就是他的，如螻蟻般的她如何阻止？看著幾名彪形大漢，又瞧了瞧似正似邪的男人，沒人發覺夏和若藏在袖子底下的纖指微微顫抖。「我可以賣給你，不過得等酒樓的掌櫃估算過，他認為這酒可賣我才出售，絕不佔你一絲便宜。」

聞言段玉聿思忖了一下。「可行。」反正最後那罈子酒是落入他手中，誰也搶不走。

「那麻煩你讓一讓，不要擋我的路。」抱著酒罈子，夏和若膽子忽然大得什麼都不怕，彷彿有人依仗。

「還沒人敢讓爺讓路。」她是第一個。

不知死活的初生之犢。

「你不要動不動自稱爺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一聲爺來，一聲爺去的，聽得很刺耳。」又不是她家的爺，感覺像在呼婢喚僕，人人在他面前都低上一等，得伏地跪叩。

「爺……我叫段玉聿，記住了沒？」不熟很快就熟了，只要她拿得出解他酒蟲的好酒。

段玉聿，段玉聿……這名字好熟，似乎在哪裡聽過……

算了，想不起來就跳過，不過是萍水相逢的偶遇，以後應該見不著了，不用往心裡攔。

夏和若以為面前之人只是擦身而過的陌路人，殊不知日後的糾葛如樹纏藤、藤纏樹，至死方休。

「刑掌櫃，你這會兒有沒有空？」

一入酒樓，夏和若先找著她長大的刑掌櫃。

留著兩撇山羊鬚的男人年近五十，是夏老祖那代留下的老人，鋪子裡沒有人比他資歷更老了，他打七、八歲就在府裡打雜。

夏老祖看他是可造之才，特意栽培他，果然培植出一位經商人才，若非後來夏府的女眷插手，安插自己的人，他大概到死也不會離開，始終守著老東家的鋪子。不過在夏和若重生後，刑掌櫃會不會走是未知數，她的重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。

「哎呀！三姑娘怎麼來了，是什麼風把您吹來了？快進來坐，我讓人給您燒幾道菜……」看到討喜的小臉，刑掌櫃顯得非常開心，連忙招呼。

外室不算，夏和若的爹有一正室、四個姨娘、三通房。縱使夏夫人手段剽悍，強行下絕子散，仍不免被人鑽了漏洞，有庶子女出生。夏府子女總共兩兒三女，分別為一嫡子一庶子，與兩庶女一嫡女。

兩名庶女生在嫡女前頭，夏和若排行第三，府中之人都喊她三姑娘。

「不用麻煩了，刑掌櫃，我只是拿了一罈子酒要讓你品品，看看能不能賣出好價錢。」她喝過還行，不算太烈，但後勁十足，酒量不行的人還是少飲。

「什麼酒？」他好奇的看向夏和若抱得辛苦的酒罈子，伸手接過，由罈子裂縫滲出的酒香讓他眼神為之一亮。

「糯米酒，我一位閨中密友她家釀的，喝過之後覺得不錯，想在我們酒樓寄賣。」她不說是誰釀的，只言代人出手。

「我嚐嚐。」聞著就香，叫人蠢蠢欲動。

「嗯。」她會釀酒，卻不會品酒，酒的優劣她分不出來，只知醉不醉人與酒的厚薄。

刑掌櫃拍開封罈的紅泥，以小酒勺舀出一口的量，先觀酒色，再聞酒氣，然後放入口中含了一會才吞嚥，順喉而下，感受口腔中殘留的酒香，入口酸甜適度，醇和柔綿，甘醇繞舌，芳馨濃郁。

佳釀呀！他在心中暗嘆。

「三姑娘，這酒還有嗎？」喝再多也不膩口。

夏和若防備地往段玉聿等人所在的方向瞟了一眼，而後小心翼翼的說著，「不多，他們也只是試釀，想看看能不能賣出去。幾十斤的糯米挺貴的，若是沒人要，就留著自家用。」

「人小，心眼小。」某人風涼話一出，明指小人小心眼。

一罈子酒防什麼防，有心人想要，她防得住嗎？

你小，你小，你們一家都小！夏和若在心裡腹誹，暗暗打小人。「刑掌櫃，你看一罈子酒該賣多少？」

他略微計算，「若是由酒樓買進，一罈子兩斤的量約四兩銀子，我們賣出的價自是高出許多。」

「你說個數字。」四兩銀子不少了，五十斤的大缸至少有四十斤的酒，能有八十兩。

她不只會釀一種酒，秋天一到還有各式各樣的果酒。果子釀酒期短，三個月就能開缸。

「七兩。」保守估價。

刑掌櫃說著還想舀一口糯米酒嚐嚐，誰知那口酒罈子忽地不見了，送到一名錦衣男子面前。

「算你六兩銀子，因為試過酒了，不好佔你便宜，銀子拿來酒拿走。」

眼看著就能進帳，夏和若這回學精了，她不會再把賣酒所得的銀子交給別人，別人代管還不如自己保管。

她前世吃過最大的虧是她娘給的嫁妝她絲毫沒拿到，在出嫁的前一天被大嫂、二嫂掉包了，上萬銀兩的妝奩不翼而飛，兩萬兩壓箱銀也只剩下兩千。

到了夫家，所剩無幾的嫁妝還沒摸上手，又被婆婆以「代管」的名義收走，兩家人商量好瓜分她的私房。

她在夫家過得十分艱難，舉步維艱，夫君別有所愛，早在她入門前便有一位青梅

竹馬的表妹為側室。

公婆的偏心、夫妻的同床異夢，很快地，她便知道這是一場騙局。

可是她走不出去，生性軟弱的她不敢向人訴苦，默默地忍受，委屈求全，以為低頭做人總會守得雲開見月明，只是她終究是太天真了，不知人心險惡，誤信了豺狼，才落得悔恨終身，一縷芳魂消逝的下場。

「妳個小財迷，十兩打賞不用找零。」前一刻還嚇得直發抖，當他沒瞧見她的手冷汗直冒嗎？才一轉眼功夫，那隻畏畏縮縮的小老鼠變大膽了，敢向他伸手要銀子。

果然是有錢買膽，銀子人人愛。

「啊！那怎麼好意思，一罈子酒不值那麼多銀子。」她取之有愧，釀酒的原料還不到五兩銀子，包括那口大缸。

比較麻煩的是釀製過程，要經過好幾道工序，從發酵、蒸餾、冷卻，再倒入米酒陳釀、過濾、澄清……

她不敢交給別人去做，怕把一缸酒釀成酸醋，因此每一步驟都十分小心，確定沒壞才繼續做下去，直到完成。

「無妨，妳那裡還有一缸酒，一會兒我叫人去取，照兩斤一罈子十兩價，我全收了。」就她那小樣，能瞞得過誰？

夏和若心口一跳。「什……什麼一缸，就一罈子而已，人家託我賣賣看，好賣再多釀一些。」

「腦子不靈光就別費神裝神弄鬼了，爺是半神，能掐指一算，小丫頭也別藏著掖著，只要酒好就不會虧待妳。」段玉聿看傻子似的拍拍她的頭，看多拍兩下能不能長進些。

「沒酒。」啊——他在幹什麼，男女授受不親他不曉得嗎？為什麼一直拍她腦門？

嗚！她只是被退親，不是嫁不出去，被他一拍，根本是雪上加霜，誰還敢上門來提親？

眾目睽睽之下，夏和若都要哭了，她要是真成了老閨女全是他害的，好想咬他一口洩憤。

他笑了，多了一抹威脅。「讓我拿不到酒便以身來償，我園子的花草開得豔麗，用的是人血澆灌。」

她一聽，冷吸了一口氣。「噬血魔！」

「是花吸血，不是我。」看著她欲哭無淚的神情，段玉聿積了一日的陰鬱忽地散開，感覺愉悅。

「我沒有一缸的酒，最多五個酒罈子。」她不能一下子取出太多酒，以免啟人疑竇。

真可笑，她不僅要防外人，還得防自己人，尤其是身邊的香草，那是一點跡象也不能洩露出去。

她不會再重蹈覆轍做夏府的搖錢樹，銀子賺得多卻沒一兩落在手上，替人做嫁

衣，落得兩手空。

「二十個酒罈子。」

算得真精準！她暗自咋舌。「沒那麼多，七個酒罈子，再多我也拿不出來。」

「十八個酒罈子。」他的底線。

「不行，十個酒罈子。」一咬牙，她喊得粉頰通紅。

「十五個。」不能再少了。

「沒有，就十個。」他再逼她，她就不賣酒，大不了放成老陳釀，更值錢。

段玉聿雙眸一眯。「鬼丫頭，我已經夠寬容了。」

他的意思是不要給臉不要臉，他一掌就能掐死她。

「我也跟你講白了，一口大缸三十斤，你說能釀出幾斤的酒？人家留著酒釀煮湯圓，剩下的全給你了。」不怕、不怕，鎮定點，一回生、二回熟，多做幾回騙子就熟練了，不想被騙就要先騙倒別人。

「真的是三十斤一口缸？」他注視她的雙眼。

心裡很慌的夏和若儘量冷靜，眼睛不眨地與之對視。「是三十斤，重了搬不動，出酒量約二十一、二斤左右。」

自家人也要喝一點，她多報兩斤是虛弄實，想蒙混過去。

沒人瞧見她背都濕了，心驚膽顫。膽量不是一天兩天練出來的，她很努力了。

夏和若雖然重生了一回，但本質不變，本性善良，雖知道是誰害了她，可為了日後的侄子侄女們，她無法果決的施予報復，討回所受的不公，她也不願去恨，淪為仇恨的奴隸。

不過她可以事先將自己保護好，儘量不讓別人傷害她，即使到了年歲仍嫁不出去也能養活自己，不成為別人的負擔，她會在別人想算計她時先搬出去，買個莊子、幾畝田，自立女戶，以絕他日親人間的惡言相向。

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，以前她單純地認為有娘家人足以依賴，不論嫁予誰家婦都不足為懼，可是生死輪迴一回以後方知一切是虛妄，握在手中的才是真的。

她的哥哥們真的對她好過，曾經的疼愛不是假的，只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後，她不再是他們心中最重要的人，為了那一份斬不斷的血緣，她願意退讓，維持一家的和樂。

畢竟重生後，傷害過她的人、事、物尚未發生，她只要防止別人的別有用心，很多事都能避開。

「我信妳一回，一罈子兩斤，共二十斤，十個酒罈，一百兩。長英，給銀子。」

看在這個丫頭敢直視他雙瞳的分上，他姑且相信。

沒幾人有膽與他對望，甚至討價還價的打對台，就這份膽識，他允許她多活幾日，如同秋後的蟬。

過不了冬。

「是的，爺。」長英取出一張銀票，匯通錢莊的票子向來誠信可靠，童叟無欺。看到銀子即將到手，夏和若兩眼一亮，但她仍緊繃著心，不敢掉以輕心，眼前的錦衣公子不是她能輕易糊弄的。「我讓人把酒送來酒樓，你再跟掌櫃拿。」

「不用，我派人去取。」段玉聿好看的手在她眼前一晃，不動聲色地看她瞳孔一縮。

「我……我幫你送，我那位閨中密友住得滿遠的，沒見過什麼世面，怕被……呃，嚇到。」她暗指他們看來來勢洶洶，非等閒人物，幾罈子酒就不必勞煩了，省得令人嚇破膽。

看她那副如臨大敵的小心模樣，段玉聿彷彿看見想偷吃油的小老鼠，戰戰兢兢的躡足，心下覺得可笑，知道怕不是壞事，但他更想看她據理力爭的大放厥詞。「再說。」

咦？再說是什麼意思，不能把話說白些嗎？她的腦子不夠大，猜不透這些高高在上的人在想什麼。

夏和若還在發怔，那罈子酒已被取走，手上多了一張一百兩銀票，她腦中一陣暈乎乎，不敢置信這是真的。

離開酒樓後，段玉聿開口。「千夜，盯著她。」

「是。」一名玄衣人冷聲一應。

「爺，您發現了什麼異常？莫非此女與我們追查的那夥人有關？」長英機伶，一想就想到手邊正在辦的事。

看不出喜怒的段玉聿回頭露出百花為之失色的笑容。「你不覺得逗弄一隻跑不出手掌心的老鼠挺有趣的嗎？」

「嘎？」長英傻了，爺把人家小姑娘當逗樂的小玩意了？這……閒得蛋疼吧！正巧他沒有。

「爺看她玩什麼把戲。」誰能在他面前裝呢！